

JAMES · CLAVELL'S
NOBLE HOUSE

望族

【中】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芬仁译

求知书刊社编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星期三

二十七

凌晨，五点四十五分：

两匹赛马折出弯道，在最后的一段跑道上飞跑着。天刚蒙蒙亮，西半边天空仍然是黑乎乎的，快活谷跑马场上不少人正在早练。

邓罗斯骑在“勃堪尼尔”的背上，这是一匹高大的栗色骗马。主骑师梁汤姆骑的“望星”和他并驾齐驱。“望星”靠近围栏一边，两匹马都膘肥体壮，稳步跑动着。邓罗斯看到终点标杆，突然夹紧双腿，产生一股策马超过“望星”的欲望。梁汤姆意识到了邓罗斯的挑战，侧目朝他看了一眼。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到马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练练马，并非为了比赛，当然也是为了迷惑对手。于是，邓罗斯抑制住了他那几乎压倒一切的冲动。

此刻，两匹马耷拉着耳朵，马肚子上汗水淋漓。它们都舔着齿间的马嚼子，奋力朝终点跑去。马在内圈砂石跑道上不如在草场上跑得快，并且非常费劲。两位骑手双脚踩在马蹬子上，身体往前倾斜着，手中的缰绳拉得紧紧的。

“望星”背上的负重较轻，渐渐地，与“勃堪尼尔”，拉开了距离。邓罗斯不由自主地双脚一蹬，嘴里咒骂着“勃堪尼尔”加快了马的步伐，两匹马之间的距离又开始缩短，他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练跑还剩下半圈不到，他感到可以放心。没有一个敌对方面的人能精确地计算他们的速度，于是，他更用劲一蹬，继续与“望星”比快。两匹马都感到

这气氛，步子越跨越大。“望星”稍稍领先，它察觉到“勃堪尼尔”在迅速地赶上来，咬紧马嚼子，猛地往前冲去，将邓罗斯甩后一截距离。

两位骑手随后放慢了速度，悠闲地在漂亮的跑马场上继续遛着马。这是一块绿茸茸的草场，四周群山环抱，山坡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建筑群。邓罗斯又慢步遛了最后一圈，勒住了缰绳，在头马下场的跑道旁下了马。他爱抚地拍了拍马脖子，把缰绳扔到马夫手中。马夫一跃上了马，继续纵马练习去了。

邓罗斯松了松肩，他的心欢跳着，嘴里有一丝甜甜的血味。他感到舒服极了，浑身肌肉令人惬意地隐隐作痛。他骑了一辈子马，在香港，跑马仍然是一种官方的业余活动。年轻的时候，他参加了双季赛马，但是他的父亲，当时任大班和赛马总会的总干事，却加以阻止。后来，继任这两个职位的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又威胁着命令他退出赛场，否则立即撤职。这样，他不得不停止参加跑马，虽然偶尔兴发时常到斯特鲁安马厩去练马，在清晨心情高兴时也赛赛马。

当绝大多数凡夫俗子还在沉睡时，在晨曦的朦胧中纵马小驰——那种兴奋，快速，以及对头脑有清醒作用的危险，确叫人心旷神怡。

邓罗斯吐了口唾沫，嘴里甜津津的夹杂着一丝苦味。这样更好些，他想，我完全可以超过“望星”，我得在弯道处加速，而不是在最后。

别的马匹都在沙场上跑着，聚拢来又分散开去。马的主人和驯马师、骑师簇拥在一起谈论着，马夫们牵着披着毡毯的马匹溜达。邝理查的大雌马“硬糖少女”慢慢地从邓罗斯的面前走过，马额上嵌着一颗金星，马蹄上的毛整洁，骑师稳稳当当地骑坐在马背上，特别精神。远处，戈恩特的良种“先锋鱼”突然一跃，去追逐斯特鲁安的小雌马。这匹小马这一季刚刚入选，还未试过，邓罗斯审视着这匹小雌马，心想，它太嫩了，还缺乏耐力，过一二个赛季再看看吧。“先锋鱼”从边上冲了过去，小雌马一惊，向旁一闪，接着猛地追上去，直到骑师拉住它，它才安静下来。

“大班！”他的驯马师说，他长着一张皱纹密布但严峻刚毅的脸和

灰白头发，近七十岁了，是俄国移民。这是他为斯特鲁安家族驯马的第三个赛季了。

“什么事？阿历克赛。”

“您发了邪劲，给了它一脚，您瞧见‘望星’向前冲了吗？”

“它是匹试马，‘望星’是匹试马。这个大家都知道。”邓罗斯平静地回答说。

“是的，这一点我希望只有您和我知道。”这个小老头儿竖起长满老茧的大拇指，指着旁边观看的人，咧开嘴笑着说，“……不能让亚洲的赌马者都知道。”

邓罗斯报之一笑，“你观察太仔细了。”

“给我钱就是要我干这事的。”

阿历克赛·特拉夫金能像那些只有他年龄一半的青年人一样，到野外骑马、喝酒、工作、逗留。他孤身一人，无所羁绊。过去的几年中，他经常向别人讲述他的各种经历——就像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被抓起来，后来又飘泊到亚洲其它地方去寻找天堂的那些人一样。

阿历克塞·伊万诺维奇·特拉夫金，1919年从俄国逃到满洲的哈尔滨，然后往南到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他在跑马场上经常取胜，由于他谙知马术，不久就成了驯马师。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时，他又往南逃，这一次到了香港。在香港呆了几年后，又漂洋过海，到澳大利亚周游了一圈，但是亚洲在召唤他，他又回来了。那时，邓罗斯没有驯马师，于是就聘他做望族的驯马师。

“我愿意干，大班。”他立即答应下来。

“我们还没谈价钱呢。”邓罗斯说。

“您是绅士，我也是，为了面子您会给我最高的工资——因为我确实是最好的驯马师。”

“是吗？”

“要不您为什么雇我呢？您不见得愿意输吧？”

上一季赛马，两人都感到干得不错，第一季不怎么样。两人都明白这次赛马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望星”走过他们面前，悠悠地停了下来。

“星期六的赛马怎么样？”邓罗斯问。

“‘望星’会拚搏的。”

“那么‘硬糖少女’呢？”

“也会尽力拚搏，‘先锋鱼’也是，别的马都会竭尽全力，所有的八场比赛都这样。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赛马，我们得非常仔细地挑选我们参加比赛的马。”

邓罗斯点了点头，他看见戈恩特站在获胜者跑道边与邓斯坦·巴雷爵士在谈话，“要是我输给‘先锋鱼’的话，我就没脸见人了。”

阿历克赛大笑起来，狡猾地添了一句：“大班，要是那样的话，也许最好是您自己来骑‘望星’，那么您可以在拐弯处趁他马惊时，把他逼到围栏边上。或者，在‘先锋鱼’的骑师眼前晃一晃您的马鞭子，怎么样？啊？”老头抬头看看邓罗斯，“这不就是您今天用来对付‘望星’的办法吗？要是今天早晨是一场真正的比赛的话。”

邓罗斯回敬了他一个微笑，“因为不是一场比赛，所以你永远也弄不清，对吗？”

一个马夫走上前来，向特拉夫金敬了个礼，交给他一张纸条。“先生，信。如果您有空的话，乔先生想请你看看查迪斯坦的鞍带。”

“我一会儿就去，叫他今明两天在给‘勃堪尼尔’的饲料中多加点麸糠。”特拉夫金回头瞥了邓罗斯一眼，见邓罗斯正在仔细地观察着“望星”。他皱了皱眉头，问道：“你星期六不准备亲自上马吗？”

“暂时还不想。”

“我也不太赞成你上阵。”

邓罗斯“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明儿见，阿历克赛，明天，我会磨练我的耐心。”他友好地拍了特拉夫金一下，走开了。

阿历克赛·特拉夫金凝视着邓罗斯的背影，他目光茫然地看着他掌管的马群和对手的马匹。他很清楚，这个星期六将是你死我活的搏斗，“望星”必须认真对待。他会心地笑了，能参加这场势均力敌的马赛，他感到高兴。

他打开手中的纸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是用俄文写的：“殿下，

从库尔干向您问候，我得到了奈斯托罗娃的消息……”阿历克赛吓得透不过气来，脸色刷白。以耶稣的血为证，他真想大喊。在亚洲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老家是库尔干，在托博尔河岸边的平原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父亲就是库尔干和托博尔的亲王，也没有人知道当我还在军团时，我年轻的娇妻奈斯托罗娃已被大革命的洪流吞没。我敢向上帝起誓，从来没向任何人，甚至于我自己提起过她……

他战战兢兢地又将纸条念了一遍，这难道又是苏维埃——所有俄国人的敌人——耍的诡计？还是来自于朋友的消息呢？上帝啊！但愿是朋友写来的吧。在奈斯托罗娃的名字下面写着：“今天下午三点，请在弥敦道一百八十九号旁边小巷的绿龙饭店后屋见我。”纸条上没有署名。

在围场的那头，靠近头马柱的地方，邝理查正向他的驯马师走去，这时，他看见他的第六个堂兄、财力雄厚的秦发银行董事长笑面秦站在看台边，他的望远镜瞄准着“先锋鱼”。

“你好，六哥。”他操着广东话，殷勤地打着招呼，“吃过饭了吗？”

那个狡猾的老头顿时警惕起来。“你甭想再从我这儿要到钱。”他的嗓音嘶哑，说话时露出一口爬牙，满脸苦相。

“为什么？”邝理查粗暴地说，“我贷给你他妈的一千七百万，并且……”

“对。但那是一笔九十天的限价委托买卖，我一直照付了百分之四十的利息。”老头咆哮着说。

“你这个老杂种，你需要钱的时候，是我帮了你的忙，现在，该是你还债的时候了。”

“还什么债？什么债？”笑面秦唾沫四溅，“过去几年里我让你走了运，早已还清了债，我冒了很大的风险，而你却得了利。这场风潮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我每个铜板都放出去了，每一个！我不像有些银行家。我的钱总是派大用场的。”

根据传说，这个大用场就是贩毒。当然，邝理查从来没有问过此事，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事，但是，人们都相信笑面秦的银行是

鸦片交易的几个主要秘密来往银行之一。这些鸦片绝大多数来自曼谷。“听着，六哥，想想我们的家族吧，”邝理查说，“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困难，狗操的番佬在向我们进攻，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文明人得团结一致。”

“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是你使和宝银行发生挤兑的，是你，不是我的银行发生挤兑。你肯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些狗杂种。他们要吞并你，你难道没看报吗？是的，我听说你把钱投资在几笔很坏的生意上。你呀，堂弟，你这是自找苦吃，去问你那马来亚龟儿子、杂种合伙人去吧，他可是个亿万富翁，去问那铁公鸡要钱吧……”老头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个老杂种要是借给你一元，我就给你十元。”

“要是我倒运的话，你的秦发银行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别威胁我！”老头生气地说，两片嘴唇舔着嘴角的唾沫，在那张苦脸上一张一合，“要是你倒运，那也不是我的过错呀，为什么要诅咒我们家族呢？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为什么要把你的霉气，沾到我身上来呢？假如今天……哎呀呀，假如今天菩萨不保佑，那些狗命的存款人都涌到我的银行来取钱，我也过不了这一关！”

邝理查一时间也有点高兴，因为秦氏集团的财产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好，很好，我可以利用他的所有的业务，特别是曼谷的业务关系。他抬头看了看主看台顶上的大钟，又呻吟了起来。现在六点刚刚敲过，十点钟银行就要开门，股票市场也要开市，尽管他已与伦华银行、维多利亚银行以及九龙孟买东方银行作好安排以证券担保取得绰绰有余的现金，但他内心仍然十分紧张。他已经不得已做了几笔准备倒帐的交易。“干吧，老兄，五千万港币只借十天，我可以把一千七百万贷款延期二年，三十天之内再追加贷款二千万。”

“追加五千万借三天，日利率万分之十，你目前的贷款作为抵押，我还要你在中环的资产作进一步抵押。”

“操你妈的祖宗八代去吧！那笔资产值这个数的四倍。”

笑面秦耸耸肩，把望远镜转过来又瞄准了“先锋鱼”。“这匹大黑马会赢‘硬糖少女’吗？”

邝理查看着戈恩特的马酸酸地说：“除非我那象鼻嘴的驯马师和骑师合伙把‘硬糖少女’拉下或者用药麻醉它！”

“这些人都是恶贼，一个也靠不住！我的马就从来没赢过一次钱，从来没有，第三季赛马中也不会赢，真可恶！”

“五千万借一个星期，日利率百分之二，怎样？”

“百分之五，再加上中环的资……”

“不！”

“百分之五十的资产也可以。”

“百分之六。”邝理查说。

笑面秦估摸着他的冒险程度，计算着他的潜在利润。如果……如果和宝银行不倒闭，利润将是很可观的。就是万一和宝倒闭，这笔贷款也可由它的财产作为赔偿。只要他自己的银行不发生挤兑，利润的确可观。也许可以冒一下险，抵押一些远期船货，筹集五千万现金。

“百分之十五，就这样定了。”他说。他心里很明白，一旦他发现行情有变化，他还可以在中午之前后退或作改变——他准备继续做和宝的空头，来获取更多利润。“你也可以把‘硬糖少女’押上嘛。”

邝理查猥亵地骂了几句。两人又开始了讨价还价，最后商定：两点钟凭电话提取五千万现金；邝理查以百分之三十九的中环资产给笑面秦作附加担保，再加上他的四分之一马匹，“硬糖少女”是关键的一匹。

“星期六怎么样？”

“啊？”邝理查十分厌恶笑面秦那张永远苦笑的脸和一口爬牙。

“我们的马将参加第五轮跑马。嗨呀？听着，兄弟，也许我们最好和‘先锋鱼’的骑师搞点幕后交易，让我们的马故意放慢——‘先锋鱼’很有希望获胜——把赌注下在‘先锋鱼’和‘望星’最保险。”

“好主意！我们在星期六上午作决定。”

“最好让‘金姐’也比输，嗯？”

“约翰·陈的驯马师也是那么打算的。”

“噢……噢，那个傻瓜，自己却让人给绑架了。我要你给我一个确切的情报，告诉我究竟哪一匹马会赢，我也想中彩！”笑面秦大声咳嗽

着，唾沫星乱飞。

“大小菩萨在上，我们非中彩不可！那些可恶的驯马师和骑师们竟愚弄起我们马主来，真坏透了，是谁为他们付薪水的，嗯？”

“赛马总会，马主们，付给他们薪水，但是多数薪水还是那些蒙在鼓里的赌马人出的，我听说昨晚你在维多利亚饭店吃西餐。”

邝理查微微一笑，他对和彭维娜一起吃的那顿晚餐相当满意。她穿着他为她新买的那条短到膝盖的明星裙，黑色的又轻又薄的绸内衣，显得婀娜多姿。当他看着她跨出他的罗尔思牌轿车，踏上维多利亚饭店台阶时，他不由心旌荡漾，血热面赤起来。

她由于自己一走进大厅便引起全场注目而满面笑容，腕上的金镯子熠熠闪光，她坚持走上楼，不肯乘电梯。邝理查又是欢喜又是紧张。他们穿过那些衣着考究的顾客。来用餐的，有欧洲人，也有中国人，有丈夫，也有妻子，有旅游者，也有当地居民，有来参加商务宴席的，也有各种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情人们。邝理查身穿一套崭新的、价格昂贵的深色开司米沙维尔罗呢西装。当他们缓缓向预定的餐桌（这一桌化了他一百美元）走去时，他不得已频频向许多朋友们打着招呼。特别是当他遇见他那四位中国挚友带着他们珠光宝气的妻子时，他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那些女人们毫无表情地盯着他看。

邝理查不由得战栗起来。妻子都是恶龙，大凡做妻子的都是那样，他想，你编的谎话还未说出口就会被她们识破。他还来不及回家见他的梅林，就至少会有三个好朋友把彭维娜的事告诉她听了。届时他只好听任她乱叫乱骂，哭泣，扯自己的头发，然后，他必须去安抚她，说，全是那些坏女人使她的脾气变得乖戾，她怎么去听信那些坏女人的谗言呢？接着，他会温柔地告诉她，三个星期前，他为她订购了一件貂皮长大衣，今天他就去取，为的是让她在星期六跑马会上能穿上。于是，整个屋子就会太平下来——直到下一回再次爆发。

他“咯咯”地笑了，非常得意他在订购这件貂皮大衣上表示出的精明。这件貂皮大衣是他为彭维娜买的。今天早上，就在一小时前，在妻子温柔的拥抱中，他再次答应妻子，今晚去取来给她，这样，在星期六赛马时，她就可以穿上了。这事一点也没有使他感到困扰。不管

怎么说，这件貂皮大衣对一个娼妓来说太高级了，值四万港币呢！我会再给她买一件的，啊，也许我可以买一件旧货……

他发现笑面秦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什么？”

“彭维娜，对吗？”

“我在考虑投资影界，让她做个明星。”他信口胡言，得意地欣赏着自己为蒙骗妻子而编造的谎言。

笑面秦对此发生了兴趣，“嗨，那可是个冒险的行当，啊？”

“是呀，不过也有办法……有办法保证盈利呀。”他眨巴眨巴眼睛，像是很懂行地说。

“哎呀呀，你是说拍裸体电影？哦，告诉我，你们什么时候开拍，我也许可拍上几个镜头，彭维娜，裸体的！哎呀呀，整个亚洲都会花钱来看她拍的裸体影片的！喂，她在床上是什么样儿的？”

“美极了，因为我已经‘教’过她了。我第一次与她……她还是个处女。”

“真没说的了。”笑面秦说，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和她几次了？”

“昨天晚上？三次。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出众的床上美人。”邝理查继续夸大其事地说，“我想给她买一枚大钻石戒指。早上，我离开那间我给她的公寓时，可怜她咧着小甜嘴哭了，她发誓说，失去我就会自杀，因为她实在太爱我了。”他用了那个英文字 love。

“嗨，你真走运！”笑面秦除了这个词语之外，对英语一窍不通。突然他觉得背后有人在注视着他，他环视四周，就在后一排看台，离他们五十码远的地方，站着那个番鬼警察大头鬼，九龙刑警分署那个令人生厌的头目。他正在用那双金鱼眼睛冷冷地盯着他，脖子上挂着一副望远镜。啊呀呀，笑面秦自言自语地咕噜着，脑子里闪过各种各样的支票和帐单，正是这些东西维持着他收入的主要来源。

“呃？什么事，你怎么啦？笑面秦。”

“没什么，我要撒尿，如果你还要借钱的话，就在两点钟把文件证券送来。”说完，转身向厕所走去，心里捉摸着，警察是不是知道从金山来的白粉巨头即将来港，那个番佬名叫文森佐·巴纳斯塔西奥，古怪的名字。

他大声咳了起来，狼命地吐了一口痰。他们发现也好，不发现也好，都是天意。谁也别想碰我，我只不过是银行家。

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早就在注意笑面秦和银行家邝的谈话，知道他们在一起准没有好事。警察署十分清楚关于秦和他的秦发银行的那些事，以及麻醉品买卖的闲言碎语，但是至今还没有掌握住确凿的证据，也没有掌握什么旁证可以对他进行拘留、审讯以至最终驱逐出境。

好吧，先让他滑走一会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平静地想。于是他把望远镜对准了“先锋鱼”，然后又轮流瞄准“望星”、“硬糖少女”和约翰·陈的大雌马“金姐”，究竟哪一匹上头马名单了呢？

他打了个哈欠，疲惫地伸了伸懒腰，熬了漫长的一夜，他还没合过眼呢。昨天，就在他准备离开九龙刑警分署的时候，接到一个令人兴奋的匿名电话，说有人看见了约翰·陈在新界沙头角的一个小渔村里，那个小渔村位于边界的尽东头。

他带一队人马匆匆赶到那里，把整个小村子来了个兜底翻，一间一间茅屋地搜索。整个边境地区的气氛都十分紧张，特别是那三个没有边关检查哨的小村子，村民们都是些强悍的、粗暴的、不肯妥协的好斗分子，他们不要任何人管，尤其是不要外国人管。大搜捕的结果又是一场虚惊，只发现了两个非法的酿酒场和一家小型的海洛因工厂，这家小厂将鸦片做成吗啡，然后再制成海洛因。这次搜捕还取缔了六个非法赌场。

当阿姆斯特朗回到九龙刑警分署时，又接到了一个关于约翰·陈的电话，这次说是在香港岛的湾仔，靠近码头区的格来仙角，有人发现约翰·陈被绑进一间私房里，右耳上绑着一根很脏的绷带，打电话的人报了他的名字和驾驶证号，要求得到斯特鲁安和陈家许诺的五万元港币赏金。于是阿姆斯特朗又率领一队人马，包围了那个地区，上上下下地搜寻了一番，到他下令解散队伍，停止行动时，已是凌晨五点了。

“布连，我该睡觉了，又浪费了一个狗屁晚上。”

郭布连也是哈欠连连。“是呀，可既然我们人在香港这边，上帕拉吃早餐，再去看看早上的练马，怎么样？”

一眨眼，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倦意烟消云散，“好主意！”

帕拉餐馆就在湾仔道，靠近快活谷跑马场，餐馆通宵营业，饭菜价廉物美，还是一个嫖客和妓女们聚会的地方。两个警官一踏进那间喧闹的、盘碟乒乓作响的大厅，整个大厅霎时间就静了下来。餐馆老板独脚郭一瘸一拐地走到他们面前，谄媚地把他们领到一张最好的餐桌旁。

“丢你老妈的，老朋友。”阿姆斯特朗阴沉着脸说，用广东话又讲了几句猥亵的骂人话，目光尖锐地扫过旁边的青年地痞，他们紧张地转身走开了。

独脚郭大笑起来，露出一口蛀牙，“啊，阁下，光临小店，要点心吗？”

“可以啊。”点心，也叫小吃，就是用虾肉末、蔬菜或各种肉馅包的小包子，经过蒸煮或油炸，然后蘸酱油或放在各种鸡汁、肉汤和调料里吃。

“你们两位去跑马场吗？”

郭布连点了点头，啜了一口茉莉花茶，眼光在食客们的身上扫来扫去，弄得他们十分紧张。“哪一匹马会赢第五轮比赛？”他问道。

餐馆老板犹豫了，心里明白，这个时候最好还是说实话。他小心翼翼地用广东话说：“听人说‘金姐’、‘望星’、‘先锋鱼’，‘硬糖少女’……现在都探不出占头马的可能。”他发现郭警长那双黑棕色眼睛盯着他，竭力想控制住自己不要发抖，“老天知道，他们确实是那样说的。”

“好吧，我星期六早上再来这儿。或许我会派我的警士来。赛马时要是发现有什么人图谋不轨，你可以悄悄地告诉他。但是，如果发生麻醉马或抽马腹之类的事情，而我星期六还不知道……那么小心，也许你的案子会稀里糊涂地判五十年。”

独脚郭紧张地笑了笑，“是，警官老爷，我去看看你的点心好了没有……”

“别走，有什么关于约翰·陈的最新消息吗？”

“没有，哦，实在没有，长官老爷。”老板说道，上嘴唇沁出了小汗珠，“关于他的消息一点儿也没有，真的，一点也没有，长官，虽然大家对这件事十分关心，但没有一个人对此放一个狗屁，我听说有人肯出高价悬赏。”

“什么？多少钱？”

“要是三天内能找到约翰·陈，赏金给十万。”

两个警长都打了个唿哨，“谁出赏金？”阿姆斯特朗问。

独脚郭耸耸肩，两眼发呆，“没人知道，先生，据说是一个龙头也可能是所有的龙头，如果三天内找到约翰·陈，赏十万，如果活的找回来，赏金更大。请让我去看看你们的饭菜。”

两个警长看着他离去，“为什么你要诈独脚郭？”阿姆斯特朗问道。

“我厌透了他那油嘴滑舌的假客套。九尾猫才能解决我们的帮会问题。”

阿姆斯特朗叫了杯啤酒。“我给唐波警佐施加压力时想不到这么迅速就会有行动。十万，那可是笔大钱！这绝不是一般的绑票。我的老天，那可是一笔大赏金，约翰身上肯定还有些什么花样。”

“要是真的话，那肯定是这样。”

然而，他们两人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于是他们来到了跑马场。郭布连去和总署联络，阿姆斯特朗把双筒望远镜对准了那匹雌马，“硬糖少女”正离开跑道，往山坡上的马厩走去，看上去十分精神。他想，这些马都很精神。臭屎，头马是哪一匹？

“罗伯特吗？”

“啊，你好，彼得。”

彼得·马洛朝他笑笑，“你是起得早呢，还是睡得晚？”

“睡得晚。”

“你注意到‘望星’在它的骑师毫无动作的情况下就进行冲刺了吗？”

“你眼力真好。”

彼得·马洛笑笑，摇了摇头，他括着一群围着马群的人说：“是唐纳德·麦克布赖德告诉我的。”

“哦！”麦克布赖德是位非常有名的赛马总会干事，欧亚混血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1949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他告诉你准会获胜吗？只要有人知道，他就会知道的。”

“没有，但是他邀请我星期六坐到他的包厢里去。你也参加赌马吗？”

“这还用问吗？我会到包厢里来看你的——我不喜欢围着上流人物转！”

两人又看了一会儿马。“‘金姐’看上去挺帅！”

“所有的马都不错。”

“还没有约翰·陈的消息吗？”

“没有。”阿姆斯特朗从望远镜中看到了邓罗斯，他正在和几位赛马总会干事谈话。不远处是克罗斯派给他的特情处警卫。星期五见分晓，警长想，越早看到格兰特文件越好。他感到有点恶心，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引起的，是想到这些文件还是想到塞弗林，或者是因为过度劳累？他开始摸香烟——又停了下来，你不需要香烟，他告诫自己说，同时又对彼得说，“你应该把烟戒掉，抽烟对你没什么好处。”

“好，我该戒烟，你呢？”

“没问题。我想起来了，彼得，署长老头同意你去边境通道那里访问。后天早上六点，准时在九龙总部，行吗？”

彼得·马洛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终于能够看到大陆中国了，看到那神秘莫测的地方了。在整个新界边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游客可以去那里观望大陆，但是那个小山头离大陆还是太远，即使用望远镜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好极了！”他兴奋地说。在阿姆斯特朗的建议下，他给警察署长写了信，征求许可。边境公路从东到西横亘半岛的两翼海岸，除了某些地段的当地居民外，一切行人和交通车辆都禁止通行，这条公路构成了香港和大陆中国之间的无人区，每天进行一次十分谨慎的巡逻。香港政府并不想招惹中国的是非。

“有一个条件，彼得，一年之内，你不准提起或与别人谈论这件

事。”

“我保证做到。”

阿姆斯特朗又熬住了一个哈欠，“你将是走过这条通道的惟一美国人，以后也许不会再有别人了。”

“好极了！谢谢。”

“你为什么离开了军队？”

停了一会儿，彼得·马洛说：“我是作家，我的全部收入都来源于写作，几乎是这样。我的作品已开始有了读者，也许我还会搞一点批评文学。”

“你去过那些铁幕国家吗？”

“去过，7月份我到莫斯科去参加了电影节。我写过的一部电影是关于美国参战的，怎么啦？”

“没什么。”阿姆斯特朗说，记起了巴特利特和凯西的莫斯科免验章，他笑了，“没什么。”

“人情还人情。我听到一个关于巴特利特和军火的消息。”

“哦？”阿姆斯特朗顿时警惕起来，彼得·马洛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交往甚广，许多通常怀有敌意的团体都把他看作是朋友，这在香港是很少见的。

“这可能只是说说罢了，但是，有些朋友却有这样一个推论……”

“中国朋友吗？”

“是的，他们认为这批枪支是货样，运给一个有海盗行为的香港中国公民——至少，这个人有过走私前科——然后，再运给南越的名叫越共的游击队。”

阿姆斯特朗哼哼着说：“那是舍近求远。彼得，香港可不是转运枪支的地方。”

“是呀，是呀，可是这批货很特殊，是第一批，而且要得急，交货也急，你听说过三角洲部队吗？”

“没有。”阿姆斯特朗说。彼得·马洛已经知道了中央情报局的罗斯蒙特向他们保证是绝密的作战行动，他感到震惊。

“我知道这是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美国部队。罗伯特，是美国技

术组控制下以小队形式分散在越南作战的特别部队，技术组是中央情报局的化名。看来他们的作战相当成功，因此越共急需大批现代化武器并且准备付出高价。所以这批军火样品就急忙通过巴特利特的飞机运到香港。”

“他也卷入了吗？”

“我的朋友们对此表示怀疑。”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不管怎样，这些枪支是美国陆军武器库的。罗伯特，对吗？要是这批货能顺利通过，接下来运大批的货也就会方便多了。”

“哦，怎么会呢？”

“美国将是军火供应人。”

“是真的吗？”

“真的。”彼得·马洛的脸沉了下来，“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只要在美国军火运到越南时，预先通知越共确切的货运日期，确切的到货地点，军火的数量及型号——从小型武器到火箭——结果会怎么样？”

“天哪！”

“你对亚洲很了解，只要到处塞些‘香油’，劫持军火是常有的事。”

“那就会像他们自己拥有军火库一样！”阿姆斯特朗大惊失色地说，“怎么付军火款呢？通过这里的银行？”

彼得·马洛看着他，“鸦片，运到这儿，由这儿的一家银行提供支付手段。”

警长叹了口气，“真是天衣无缝啊！”他说。

“是的，那些该死的叛逆之徒只要转告美国军火的运输计划，就会供给敌人枪支弹药来杀我们自己的士兵。敌人付出的代价只是分文不花的毒品。我认为，那是敌人能轻而易举地大量获取的惟一商品。由华人走私贩将鸦片运到这儿，制成海洛因，因为这儿有人专门从事此事。美国的叛逆之徒与黑手党搞了一笔交易，由黑手党把海洛因卖给更多青年人，赚取巨额金钱，但毁了我们最宝贵的财产——青年一代。”

“正如我说的，天衣无缝。这些畜牲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阿姆斯特朗又叹了口气，松了松肩胛。他想了一会儿，这个推理把每件事都合乎逻辑地理顺了，“巴纳斯塔西奥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听起来像是意大利人。”彼得·马洛不动声色地说。向他提供情报的是两个憎恨警察的葡萄牙欧亚混血儿记者。他曾问过他们，是否可以把这个看法透出去，德凡格说：“当然可以，但是警方是永远不会相信的，不要引用我们的话，也不要提及那些名字——四指吴，走私莫，秦发银行或巴纳斯塔西奥，或者任何什么人的名字。”

停了一会儿，阿姆斯特朗问：“你还听说了些什么？”

“还有许多，但今天就到此为止——我该把小家伙们叫起来，烧早饭，然后赶他们上学去了。”彼得点燃了一支香烟，这引起阿姆斯特朗的烟瘾。“还有一件事，罗伯特，报社的一位朋友要我告诉你，他听说不久在澳门将要举行一次毒品贩大聚会。”

警长的蓝眼睛眯了起来，“什么时候？”

“不知道。”

“什么样的会议？”

“据他说是头儿脑儿们的会议，有供货商、进口商、出口商、推销商等等。”

“在澳门什么地方？”

“他没说。”

“参加人的名字呢？”

“也没说，但他确实提到有一个从美国来的重要人物将参加这个会议。”

“是巴特利特吗？”

“天哪！罗伯特，我不知道，他也没说。林肯·巴特利特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直率得像支箭，我觉得外面的谣传都是出于嫉妒，是想要把他牵连进去。”

阿姆斯特朗露出一丝奸笑，“我是个多疑的警长，我坚信在上层和下层都有恶棍。彼得，老伙计，给你那家杂志社的朋友捎个信，假如他想给我提供情报的话，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